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餘編略例

呂子之評文。非爲評文也。卽以評文論。亦自獨有千古近代諸名選家不足論。六朝唐宋以來。論定詩文者夥矣。有一足與之頡頏者乎。有目者試取從來評語。細加對勘。當自得之。實非予阿好也。

呂子所評者時文。其實古今文字之變。無所不盡。正惟其不止于文者。無所不盡。故古今文字。皆不能出其範圍也。讀者僅以評文求之。毋怪其與時選一例看承矣。

呂子論文最惡顛預。故雖零星偏曲。辨析研窮。必無剩義。正如江河之水。曲港支流。罔不充溢。學者于此逐字反覆潛玩。卽可以得其原本之妙。蓋此理本無微不入。心思不到。遂使義理有遺。非細故也。

呂子于先輩每論一家必各揭其精神命脈之所寄。憑他用意用筆。奇詭要渺。而是非真僞疑似。不容瞞過分毫。卽起歸唐諸公于今日。亦應頹首受判。知言之能事。至是而極。于時下文字。雖不無節取。恕收。要多大槩指陳。以本文證合。著語分寸。令閱者高下了然。其泛論源流派別。又隨處發明。彼此互見。故編次但從各本摘錄。善讀者自可融會得之。若以詞理體格分類。攙和。或反失其本意之所在。且亦無從查核矣。此編本卽正編之餘。故凡已見正編者。皆不復載。如辭達章中云云。皆論文精義要語。然正編旣詳。茲槩從略。學者叅觀之可也。

各本序例記言附錄。皆出呂子手筆。雖非評語。而實評語之弁冕也。今于關係某集者。仍就某集評語內首載之。其有通論

文字及雜出他集者皆附見末卷後。

文章之變自當從原評本逐一講求。此編亦止節存其槩其就文細論處多不能詳錄。簡棄更爲不少。閱者諒之。

竊嘗聞之呂子門人寒邨叟云。先師之有事于評選也。非以爲時文也。閱人心之陷溺而爲是納約自牖之方也。然必其爲文也。而後可與之論是非。藉非文也。而又奚論乎。譬諸人焉。五官具而後可與言五事。五官未具。則將不得謂人矣。而何恭從明聰之足云。故曰文所以載道也。自世之爲文者。一以詭隨提取爲心。遂不惟理法之是議。而惟流俗之所尚是趨。正聲旣微。淫哇迭起。末流波蕩。變怪百出。始爲輕浮佻達。繼以訛謔俚俗。而文章之法滅亡盡矣。然理義人心所同然。使人人去其詭隨提取之心。而從事于文章之正道。則必有以

釐然辨其是非好醜之歸而自厭薄其目前之所爲者又云
先師謂文以理爲主理精則文自高蓋指夫徒事于法者而
言也若直謂之無法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乎夫文之理與
法有合而助之功焉而其事尤莫先于勿助長準斯說也則
余是編或亦不戾于呂子之意而卷首數篇學者尤宜三致
意焉

康熙丙申仲秋晚間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七條

卷之一

歸震川稿內摘錄

唐荆川稿內摘錄

卷之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金正希稿內摘錄

黃陶菴稿內摘錄

卷之三

江西五家稿內摘錄

卷之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錢吉士稿內摘錄

質亡集內摘錄

卷之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卷之八

東臯續選內摘錄

慙書內摘錄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外附親炙錄六條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目錄

二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首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羈者將安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闕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有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

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答

仲楓

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兩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卽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卽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繆。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漸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旣曰

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之以爲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謂藝。註曰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註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况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辨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殺之哉。足下謂諸子皆

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誠有所未。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天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批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卽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辭之於蚤。先期而來。及會而偷。可謂誠乎。晨訂而午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儻忽逃會。可謂無禮。

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亦寡矣。不勝人卽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微訛他人。務以立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傲岸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才。果毅之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歎跂。以爲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已虛受。一擊不中。輒思幡然屬棄。壹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旣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學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

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動賢豪者不少。足下既見某說之非。卽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証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悟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繫千里之足哉。與吳玉章下同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然旣云不譏游藝。不敢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友。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譏之非之乎。且吾所責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

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白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言語書札動止無一不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愈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若既可拈題抒寫則牕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構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則將仁可不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推足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

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曰處牕下拈寫。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曉曉徒辯其未嘗非師譏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卽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

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歎爲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道。則某罪豈可追哉。惟足下察之。

兩兄文各負奇偉。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

文亂此不可不辯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噪罵。取以覆甌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蘓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盡出矣。

答何寓範
曹煥士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亥也。枝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媸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治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時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

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缺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鈔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誠必有所緣而缺益熟熟乃成。

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于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掇科目。獵榮譽。爲仕宦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謏客日進。輒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

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旣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

累于斯乃見耳。

古處齋集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躡取爲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難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凡。退筆幾籠。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鈔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

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鳬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竇尚書。吹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甃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鋏錘。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闥。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甃楔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

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証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僣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

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旣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躋塲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備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

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闊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

腴然後視文字也。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待矣。雖然，以予一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躡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東華全集
附書序

晚村語余：天下藝事皆存，而時文獨亡。余竊疑其過反覆偶評而歎斯言之不我欺也。凡藝事細瑣皆生人之嗜好，足以留之，故精多物弘。雖戲幻無益，若可與至道相終古。未有舉天下蹴踏唾唾之物，而猶有不亡者。今天下惡時文也，至矣。理學家曰：害道也。志節家曰：失足之資也。經濟家曰：於世無用也。詩古文家曰：不可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此數家者，雖甚惡之，實皆不足亡時文。何者？佛老陰陽醫卜書畫歌伎擊刺工賈之屬，道不同，無不相爲非笑。然其術益精而傳益久者，外人雖惡之，而爲

之徒者深信而篤好之也。故天下惡時文。時文終不亡。爲時文之徒者惡之。斯真亡矣。據濃油之漿。抱凍壘之甕。秋蚓寒螿哀吟達曙。與昔之篤學好古者何異。然若有所迫脅驅使。大不得已而爲之。願斯須敝棄以爲快者。何也。凡夫集註章句之所以尊。周程張朱之語之所以至。六經諸子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之所以合。前輩作者源流家數之所以分。體製法度創意造言之所以歸。古今典故記載成敗議論之所以辨。茫乎蕩然。一無所關切。而別有一魑魍麻糊腐爛之具。羣目之曰時文。夫如是。奚而不亡。然又不止此也。今之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其初未有不起家時文者也。或終老不能爲。或爲之而不精。或精而不得其力。於是乎逡巡遁逃。取名品之最高者托焉。試使數家者拈題伸紙。吾知其於魑魍麻糊腐爛之外。無他發明也。故爲理學志

節經濟詩文不成退而爲時文之徒。猶有足觀者。今皆爲時文之徒。不成退而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宜其蹴踏哇唾。又特甚而不可返也。文字藝之一。時文又文字之一耳。世家遺澤凝結於斯。嚴師良友四方倡和。資助又略備。自少至壯。其志氣神明精力。非此無所用。如是以圖一時文而尚。或未成。忽焉卽以此不能時文之人。無祖宗之澤。師友之資。少壯攻苦之力。轉而求聖賢豪傑所欲。然不能自必之事。朝爲而夕報成焉。其亦難信也。今天下幾於無不惡時文者。然而道益害。足愈失。於世仍無用。更不足以名今而傳後。則時文之不足惡也明矣。惡之甚。匪獨時文。其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先亡也。使皆頽首抑志而讀是書。理學者於此得邪正之準。志節者於此析義理之微。經濟者於此審功利之非。詩文者於此辨雅鄭之故。則晚村之所

存豈特一時文而其所救正者又豈特爲時文之徒而已哉

大題

代序

右纂錄文集七條

呂子評語餘編卷一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歸震川稿內摘錄

震川全稿成先生闕前後序文皆不悞後於初學集見是文

後文附

曰是雖不言制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略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曰太僕以古文爲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文卽文耳何古與時之有曰古曰時是二之也又以古爲時則太僕強造爲太僕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宜矣奚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豈竟與古文同耶先生慨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卽與子言古文夫騷賦有騷賦格式矣奏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式矣其爲記序書啟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喻說下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爲騷賦

某以古文爲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則公必笑之。何也。蓋略格式而專論文。則均之古文。不可贅斯名也。夫既略格式而專論文。卽時文何異焉。然則時文皆可爲古文乎。是又不然。其不可爲古文者。雖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唐荆川所謂以大地爲架。安頓不下者。皆煙消草腐。與今之時文同也。時文之足傳者。經緯終古。光景長新。與古之傳文同也。惟今人視時文。必以煙消草腐者爲正宗。見有異乎其狀者。若馬隊之驚。彘馳也。而又不取遂非之以貽笑於識者。於是乎有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故善爲文者。自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以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皆一焉。而何有乎時文。其不能一者。時文則時文而已。必不可爲古文者也。非不可爲古文。不能爲時文而已矣。此可於先輩驗之。王守溪。瞿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菴。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

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一而已。既已一乎。則以此序太僕時文也。又何爲而不宜。小子志之。而亦求夫太僕之所以一者而已矣。記言。○錢牧齋題歸州同勝。○州世家。應作主。盟文。增海內。常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鳴屋。與一二門弟子。瑞拜。雜誦。自相倡。數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爲人序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其排前人。介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問命。熙甫曰。惟庸故妄。本有妄而不庸者也。介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讀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惟公之意。其必以聲牙。諱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謨。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無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於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斷。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

貨驛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
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
甫讀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周書魏鄭公傳
後掩冊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巾欲臥熙甫沉吟諷誦猶
有餘味宗伯每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有
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好子固者乎後山一瓣香吾不憂其
無所托矣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裏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
云云何足以論先生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泚筆直
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
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
矣豈學者不當以法論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卽虛
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
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太
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賑然。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朱子論於章文云云。評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此文真不愧斯言。其胸中自有籙軸。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煨燼揣摩形象。何足以論先生之文乎。如中二比博。婉變化於語句之外。得兩家之神。乃人所夢想不到者。而陳名夏張自烈之徒。無知妄論。以爲失却三與字。以乎字代之。非寫生手。夫與乎皆疑詞。以上面文勢用乎字宕下。故卽換乎字以接出。恹恹之致。有何差礙。而信猜不已。此直自供其不通耳。於先生何病乎。

其當理處。皆得力於經學。非講說之所及。亦非古文之所生也。其不當理處。則務欲於經傳註疏之上高出一步。此則講說與古

文之通病。太僕習而不察耳。

長句用三十餘字。惟震川先生有此神力。他人便覺冗漫矣。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註。尤見精神。袁黃不通文章之道。妄肆譏彈。而改爲佻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

艾千子凡秦漢之文。未有不粗枝大葉者。此震川先生獨得其神也。**薛**秦漢之文。未嘗不粗枝大葉。然非以其粗枝大葉爲美也。震川精於理。密於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氣。渾浩流轉。斯爲獨立。若粗枝大葉。不過言其不修飾耳。以不修飾槩震川。且并槩秦漢。無論其淺陋。且使後世黃茅白葦。盡托之古人。則其言貽誤不小矣。故辨之。

文至不可方物蹤跡。惟神於鑒者能勘驗之。次亦須近其境。乃興咨歎。無知者且以爲率易。爲短縮。唧蛆甘帶。鴟鼠嗜糞。如以清

泉沃之。但見其煩惋不堪而死耳。

風水相遭於澤陂。則舒雲蹙鱗。繁穀亂霧。至乎滄海。則橫流逆折。傾側潰旋。放空虛而棹無垠。天下之奇觀止矣。然皆自然之勢也。

凡天下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闕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綳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他如何有。

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肖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卽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撰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體認精密。則易落圓軟。惟先生文愈精密。則愈見剛大之氣。蓋其

體認總不在口角詞語之中。故與圓軟家似相近而實相遠也。
馬笑倩今章文云云。文至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之處。直是絕迹
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
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令我不覺失笑。
爾欲知此。自須再翻箇筋斗耳。

不起峰巒。不設鱸窟。而其逕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烹煉古
雅。則遇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
紙花只好插瓶掛壁。一到真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爲
恨事。可想其未出之蘊。

質實之文。多結縉闕滯。至先生則愈質實。愈見其滌洞浩蕩。如江

河之流其中魚龍土石品物萬變總不覺其有此不可與爭斗斛之量也。

絕不向語句下偷腔竊氣。老老實實。只講正面道理。此所謂札硬寨打死仗。鬪力而智在其中。諸君卽精於兵法。不能敵也。

人之過也節文

云云。如此文方可謂之圓緊。未嘗不是王濟之

一家法。然非王濟之所能攀躋。以其從古文翻身也。後來如許子遜李九我亦講圓緊。則又王濟之之罪人矣。

機法圓緊而氣勢儘寬閒。不入圓緊家數。此從古文出身之不同處也。

極圓極緊。其圓緊者理。非機局語句之謂也。機局語句講圓緊。便成軟俗。正與此相反。

大江大河終古崩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爲氣浩大也不

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震川之氣却有本。

王荆石作太僕誌銘有云。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可以語先生之文矣。

不向肢股間藏鱗露甲。渾侖磅礴。取大意於語句之外。真僧繚點睛法也。太僕嘗云。中有實物。混於數千卷鳥言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豈欺我哉。

言當於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真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方於此信得及耳。

只是理真。故氣足。不發明此義。憑他論文高妙。僅僅皮毛上事。對仗圓稱。必多紐捏。那借之談。體認曲折。必多軟媚甜熟之調。震

川何以不犯只看書的當氣從理達故也。

純用虛字轉側停頓近時頗講此法而軟俗之聲聒地看古人於此直恁神妙請學者卽將此做箇題目入思議來。

文子

一路空漾而時以實語確語補綴聯絡氣與題肖理亦與

題肖如千子言直不知震川之文矣震川之文純就理體直

達而氣與之遊所謂一路空漾者皆理之確實爲之也若賴實語確語補綴聯絡而後與題肖則時文義襲之病震川所異乎流輩而可上追古人者正在是耳千子所見止在章句之間宜其言之陋也學者以此言求震川則惑誤不小矣

陳百史

凡文用之際之間諸字皆四六體非古文法也古文如漢

人疊用之字文勢錯綜無可復議若時文比比分合而疊用之字則篇句複冗不成段落矣按先生用之字文法固有太複

疊處亦其筆勢熟慣不暇洗琢。然初無損於長江太嶽之觀。以此指摘先生已屬夏蟲井蛙之見。至謂之間之際皆四六體非古文法。時文疊用之字便不成段落。真不通之村談。直謂之胡說可矣。

歸公文繼韓歐渾涵羣品。而其說理最爲樸實謹密。後人徒欲以寬衍夸曼儼之。不知無此種樸實本事。則其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皆贗物也。

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直是用不著。亦無許多閑工夫也。

小題說大道理。人都在外邊裝貼上去。故大而無當。震川在裏邊舉起便得。只是道理熟自然大。此真僞之辨也。

文無訓詁迹相。亦不落空混機鋒。總是見地著實。故下筆超然。但

求超然則不超然矣。

以後儒註解入聖人口氣。此是先輩拙朴過火處。須善會之。至其精神透越。自有不可掩者。又正在老實拙朴中得力也。

隨地曲折。得手應心。如萬斛舟乘風坐溜於大河長江之險。宛轉自在。一瞬千里。觀者驚歎其安流。不見舟中轉篷捩舵一片細心巨力也。

張爾公行文高視濶步。展拓盡態。自是游泳古文得來。後人不善學太僕。僅得其似。則流而爲膚。爲鬆。爲一氣順寫軟靡不振之病。須再取稿中簡勁深老之文讀之。得其堅凝之氣。然後可以效其博大。**註**太僕之博大。皆從實學得來。正與膚鬆軟靡相反。吾未見有學太僕而爲膚鬆軟靡者也。救膚鬆軟靡。正當以實學。不當以簡勁深老求堅凝之氣也。有實學。則氣自堅凝。不則

簡勁深老亦僞妄。諸評但知講文氣。故讚與規皆皮相耳。是亦無實學之病也。

凡爲文不肖正而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乃生旁敲借擊。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而實講。豈不斷絕讀書種子耶。讀先生文。當求先生何以能至是。

累墜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憎實做爲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爲也。

風神淡蕩。其力浮於筆墨之外。又無脫落不舉之處。深於古者乃知其用意耳。

大學之道。節文云云。謂精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而

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過於是。正使賢
儒指摘駭亂於其下。豈足動先生一軒渠乎。篇中直用六經成
語。正是化工手。而或且譏之。妄人不知好惡如此。震川嘗自謂
已未墨中。用齟齬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被醜詆。丁未中庸位
育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烏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割
批一粗字。因歎舉子剽竊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
物。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歟。先生文品震世已久。評
者猶云云。何怪當時之按劍也。

物格而后節文云云。**文千子**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字。則爲上

節矣。此文尺寸不苟。**譚子**所稱。稱其法也。吾所罔識。亦指其
神於法也。然法雖高。可以慕而得。震川是文之不可及者。在其
逐段實講道理。皆深造自得之言。非時文鈔撮之所常有。不可

以套仿求也。但多讀書講究。則自見矣。學者勿僅在圈識處泥眼。圈識者。時文之準繩。不圈識處。不可以槩語。須其人深造而自得之。乃信斯言不妄耳。

題苦空衍無奇。則但於局陣求異。好新者爲凌駕破碎。仿古者爲揆講轉換。技止矣。識者觀之。其空衍無奇如故也。太僕拈來。便句句有精理。令人尋繹忘疲。此有本與無本之別也。

題多排比。人或以巧法經營。或以氣勢運轉。總不若先生以理爲行止之官。而法與氣自赴也。

輕輕淺淺。寫出指要。詞不煩而味自足。視添撰浮夸。都成孟浪。支剝多。則本義益障耳。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寔。惟太僕能備美耳。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蕩間。令人

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穆穆文王節文云云文千子一氣奔瀉瘦硬蒼嚴張簡公簡鍊精

確而長江大河之勢自見評理至則氣達達而不泛溢於支辭則簡簡而曲折運意於不窮則理益厚而氣益充此瘦硬蒼嚴而長江大河之所由然也千子簡公見其氣體矣百史謂其率爾操筆何微妙之存其諸聾者無與乎鐘鼓與

會全題之意如家人之面目雖夢寐能舉而後以法寫之故著筆如生震川嘗云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以爲不似也其必有得形而不得神者矣人皆從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求似故累墜支離耳

行文之或整或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知其然之趨郝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其奧節文末段若太僕當時用排體亦

必別有風致而彼忽單行又見錯綜疎宕之妙乃千子以爲前
整齊者後必單行已成呆話而百史又貶其散爲疎緩則又粵
雪蜀日之見矣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真古也

艾千子先生之文以氣爲主有以澎湃浩瀚爲氣者史記之封禪
平準書之類也有以精悍圓緊爲氣者史記之論贊類也然皆
其氣而御之時文以排偶爲體而能本史遷之散爲整體變
不傷者其惟先生乎**國東鄉**但知文字體氣故說來說去
散處要之震川文字之妙在理蘊精到高人數等故出
耳論氣已落第二義况整散粗迹耶

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曾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
之家終不可以入道也惟先生於此理顛倒橫豎

如一。故區畫疆界能絲毫不混。

每題中有繚結盤錯及關竅屈曲之處。經先生營構便無微不至。而渾成無迹更難。蓋他人專於此處講究賣弄亦在此。不得不叫器有迹。先生只看得理足而妙法自在其中。原無意重此。故自然無迹。非別講無迹之法也。別講無迹則又有無迹之迹矣。**文子**前整者後必散。此種醜論似高而實卑。若以爲活變而反成死法。誤人不小。不可拘也。卽前整而後不散或前後皆散亦復何異。

文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勢到局成神行官止。豈有一定之法。况文之佳惡初不在此。千子每以此論大家古

訣多見其陋也。

腴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此耳。

忽於中間宕開一波。是古文用閒之妙。却正使題意精彩百倍。若不當緊要。是爲真閒。真閒則謬矣。

精密道勁。如神禹鑄鼎。細悉萬象之真。不特其型范之奇。非人智所及。亦由其採金煅鍊之精。足使纖毫畢露。而大物渾成。學震川者須見此意。

文中引用成語。雖多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又別自意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大家病也。

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隨題寫意。意到局成。若無難事。正使人經營竟日。越差排。越不停當。乃知作家之難也。

其見理真而高。而細而活。此數字缺一。便不能到先生田地。蚍蜉不知而妄撼。皆韓子之所謂羣兒愚也。

周公成文六句文云云。語是絕大絕奇文字。卽稱之爲高文典冊。猶屬皮相。直看透聖人全體大用。得其制作所以然。從禮字原頭說下。精粗義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其理之大也。把握大意。破空橫行。不屑屑依文演氣。而題句無所不盡。又未嘗有溢思閒筆。寥寥短幅。讀之如長江東注。衮衮不盡。此其文之奇也。千子稱其推體至情。尚落小樣餘子。譏訶乃鷄雀笑鵬運。更不足怪矣。

文至簡當地。真不爭多些子。後來只是閒套頭。儘力添捏具服者。

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理解精熟。手筆高古。故變化在我。無復繩削準擬之勞。視世間講格式講機勢者。皆蟲蟻自作穴中語。病者聽之。驚若牛鳴耳。

艾千子古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漫漶不緊嚴矣。**國文**之古不古。高不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亦有波瀾。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說法耶。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而後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境。此種妙處。却源於莊叟而禪家竊之爲機鋒作用者也。

畫家寫面影及樓臺殿閣。必帶二三分側勢。不爾便動手不得。惟

先生文處處是中鋒用筆。正面實寫。而縱橫跌蕩。變化不窮。豈非化工神力。

春容大雅。詞義鴻懋。方是盛世臺閣文字。緣其骨法尊貴。望而歎爲天神。若肥頭團臉。苟取榮廡者。到處都是。是爲賤相。豈足以言冠冕哉。

驀直寫去。如大江東注。隨地爲曲折。却只是一脉赴海。其氣足也。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敘其略。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鍊詞句。尋議論。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于心目間。所見旣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寸。於衣褶著色求工巧。

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空摹大話。便不精深。精深則氣局不大。此兼之難也。

周介生渾古之極。先生短章常有勝於大篇者。**陳百史**震川長篇渾浩不愧歐曾。至於短篇。寥寥數語。言既短縮。而意無餘味。亦當日偶爲之耳。必以短勝於長。過矣。**評**雖寥寥數語。而言簡意厚。自然含蓄有味。正使後人竭力婉發。無能出其園中。此真先生不媿歐曾處也。百史以其粗心求古文形似。其自爲文亦膚廓緩滯。無足觀者。宜其尋佳境不得也。若介生所云。則又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先生文長短各極其妙。以多寡較工拙。總屬菜餚之見。此等評本不足存。恐其說是誤後人。故錄辨之。題苦平板無出色。只坐看得道理粗淺耳。於是講變局求新論。支空架出偏鋒。總於粗淺中尋方便法門。越裝扮奇巧。徒自呈其

粗淺之至也。入先生手。極庸腐事。更見精新。此豈可求之體勢名句間乎。

楊維斗筆勢飄舉。力大則輕。評力大則輕四字。極善於論文矣。然使人望洋而怖。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吾爲下註曰。力之大者。只爭見識高一層耳。問見識何以高。曰。只在看書仔細。看書仔細。豈不可學而至者乎。

字字還他正位實地。不弄一毫花手。此是絕頂力量品格。吾嘗笑陳同甫自謂不能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而又自詡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古未有不能研窮辨析。而能堂堂正正者也。其所謂堂堂正正。只得一箇粗耳。如震川真可稱堂堂正正。惟其精於義理精微。古今同異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甚神奇處。而精深雄渾。理至法高。勇者不能

程其力。智者不敢衒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朱子集註。字字秤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惡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發明於庶節文云云。陳百史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汨汨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但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看此文者必

以爲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大僕真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且懸此境界以俟異日莫便一笑置去。

吾論文最不喜說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震川先生圓處却純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之所爲圓者非真圓也。

凡作大文字固須間架高濶。然間架實恢擴不開。須從識解求之。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卽無生發。是生發得此訣也。變化宇宙。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地矣。

如題須運旋無迹。曲肖白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大氣舉之。朱子所謂弄死蛇者也。

如水落槽。不欠不溢。如金入範。不躍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爛熟。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爲樸鈍。不識其

縱橫自由處。直是生龍活虎。

文章裁製。須有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中境界。全不如是。及其局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成死板法度哉。

物交物。句文云云。評此等題極易作纖雋之言。纔著纖雋。卽落晉人藩籬。入莊列香火。與孔孟風馬牛矣。看先生著語。字字深微。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儒高座說經。彼捉麈尾者。直無開口貼脚處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令人鈔套古文。惟恐人不知。此真偽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奇。固不易縱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縱跡。然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

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

文到淡極渾極其身分高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猝乍也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闔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時手非無傷致靈機然只是閑文架子多耳如執鞭講究單靠輿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同與塗乞無別矣真本色人不事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文有國手爭先一著要自不多正復難到也

唐荆川稿內摘錄

荆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遂爲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駸駸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荆川之學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宦稿未嘗敢竄入異

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剔。寫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荆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餘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無深得也。艾子刻震川稿。而以金正希合焉。正希文雖佳。然以當太僕。夫何敢。夫何敢。陳名夏輒欲以茅鹿門駕震川。而詆荆川爲未進於古法。予嘗笑謂牧豎譏評。今古雖顛倒淆訛。而人莫之責。以其無知耳。與之辨論。卽兩牧

豎矣。

記言

荆川先生文寫人物。則畢肖其生。摹語句。則新脫諸口。敘事斷案。則活現目前。描畫情理。則曲盡世俗。皆得史漢之精思。而其排場伏線。章法段落機趣。句字轉換之奇變。亦熟得其妙。然此猶

文人之所講也。其自言於陽羨山中悟詩文末技如羊棗昌歆之嗜不足飢飽人。於是取程朱之書讀之半月。乃知其發明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話。此類書近世英敏博辯之士。以爲老生爛語。束閣不付觀。雖敝精於文字。竟不於老死而無聞。觀先生此言。足見其用工迥異於文人。固宜其爲文直自胸中流出。天然合度而得意。却在筆墨蹊徑之外也。

先輩作文定靠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朴實有法度有學識處。

文獻不足二句文云云。胡惠泉守溪乃逐字發揮格。荆川拿捻大

意成文較王先一著。亦未嘗不是逐字發揮格。但荆川熟於史漢氣局大轉振變化無迹。一時捉摸不著。不似守溪門徑尋

常易入耳。

德不孤德字。直擒仁義廣居大道說。是儒者老家當。然使艾千子必嫌其引孟子語。以下選家必訶其落立正位句矣。論文不講實道理。而拘牽章句語言。豈復有儒者之文哉。

凡立局須先識道理。題中自有一段道理。便有一樣章法以達之。自無強撰之迹。吾故謂法生於理也。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蛇。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能至者也。

只道理圓瑩簡淨。說來沒弊病。便是先輩極高本事。後人要講活脫不著迹。却便弊病百出矣。

時文增出若干閑議論。總於本義不足。本義既足。著筆不多。字字

皆精金美玉。回顧閑議論。無非蠅凡蛆帶矣。

其排場一線貫串。令人如見。其妙得之子長。其鋪張綜密。關照精細。無處不周匝。其妙得之孟堅。

或謂只以已意詮發。究竟是討便宜法。不知此非討便宜也。本可以順而故斷。此不能順也。故謂討便宜。若是題道理。於口氣中斷乎發明不得。若但以含糊渾話還之。亦是討便宜。然一無所發明。有何意味。先輩於不可發明者。必要發明。而生出夾敘夾斷之法。正是犯難出奇。與討便宜者相反。奈何反以此少之。有其來去變換起沒。真是憑空不測。茅鹿門以爲文通造化。非浮譽一也。

文字不特作者難。卽知之論之亦良不易。

布設不遠不近。層層出奇。步步有法。忽起忽滅。忽颺忽收。却只一

氣流出。任他平淡空虛題目。到手便有不測變化。非精深於古文。未易領略其妙也。

漫空起雲。雨點却落在天外。此無中生有之妙法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污齒者也。

通身起伏照應。法律精嚴。而得古文變化之妙。一氣游行。不留影跡。所謂繡鴛憑看。金針不傳者也。然此亦爲凡眼言耳。果具隻眼。有繡鴛。便瞞金針不過。

季氏將伐章。文云云。艾千子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荆川先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曾文字不可不深味。此法不起歐曾。歐曾學史漢來也。荆川熟於史漢。故能得歐曾之妙。但知歐曾其法便死。不能及歐曾矣。○文定批是文。其圈點勒截。卽用荆

川看史漢大家法。荆川取之疊山迂齋。今鹿門八家文鈔。乃荆川本也。鹿門綴評焉耳。讀古今文字俱當用此。則眉目分明。見作者命意及法律不苟處。○所圈勒止指其關目局段耳。其妙處須看其鍛鍊全題有略有詳。有提有放。有縮題內有補。言外忽起忽落。夾敘夾斷。無一句沾帶。無一句遺漏。筆法句法字法皆得史漢大家之精。乃能有此。不可以逗圈處粗心忽略念過。此先輩所謂著不得許多圈點者也。

秋月直上。碧落如洗。太虛中稍著雲霞。便礙萬里清光。蓋欲虛實不雜耳。文至純以空行得神。其言自是高深。予子看做平常頭巾語者。眼低也。吾正謂高深語。亦有川不著處。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搨。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奇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時人漫無把握。略曉得有立柱。

作骨呼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爲無難。正如弋陽腔說九宮十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之。况真崑腔乎。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荆川能縱橫驅駕。點金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竈。俗眼訶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諢爲妙耶。又云開後來習套。吾未見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總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不通耳。

通篇做題字。並不露題字面眼。今人定滿紙吆呼。要人知我做此字者。定不會做此字者也。

先輩法度之精。鍼線之巧。至荆川而備矣。而純乎大家古文氣骨。

局而甚宏遠。不僅以精巧自顯。此先輩中所不可及也。

其線索之密。如老女治機。分綜布經。提拽皆有度數。錦文雜組。要只是法細也。

萬物並育四句文云云。**評**荆川答皇甫柏泉。自謂其文所謂宋頭

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正如村俗匠人。不欲呈技於輪扁。故不敢請正。其訶諷皇甫也至矣。此等文若不從太極通書正蒙會其旨趣。那得此高簡的實之妙。近世名士祇求秦字漢語。却不曾得秦漢家奴脚汗。便欲譌詆宋人。視荆川此等文。又將何如也。

文境高古老潔。如深秋登玉女峰。羣山之顛。萬木之杪。皆在脚下。上面日月星辰亦別無他異。然天下奇觀。却無過於此矣。

先輩論文。品以本色爲第一。荆川亦謂具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

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人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情不真。理不當。卽顛顛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文之妙。亦只是步步逼得緊。變化從此而生。

摹寫語氣如新脫諸口。其中鈎聯起滅。轉摺倒互。曲盡其妙。而天趣橫流。一筆揮就。須知原不在語氣上摹寫也。

雋巧終不能勝老當。故知凡文求雋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文至冰清雪淡。直是難得滋味。出須不食烟火。老仙可與畫地爐共語耳。便是急流勇退人。到此也去不得。何論俗物。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之所能爲。亦井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開口自然流動得其神理乃能搖曳夷猶

荆川之文一題必有一樣法度至什伯千萬之不齊其法豈可求乎可求也但舉一切講章與時師指授之陋法一洗空之至於盡意然後取白文諷詠得其自然神理節奏如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批卻導窾因其固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只此數語足以盡荆川之法所謂一題一樣什伯千萬不齊者止此一樣而已

昔者趙簡節文云云

評

洪濤汎流渾灝漩洑魚龍沙石神物百變

皆挾之而東奔斯海內之奇觀也請問講先輩法家此爲如題挨做否乎陵駕才情否乎敘事著議論否乎爲案爲斷眉目有不分否乎股法段落合繩尺否乎吾知必瞪目直視欲發聲而不知口處矣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清真刻削。不著脂粉耳。不著脂粉。而精彩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矣。

問有餘三句文云云。就曾哲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沂水胸懷。就曾子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卽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荆川文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段一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荆川截搭題文。人但見其流走圓融。一氣順成耳。須翫其中鉤綰提串顛倒翻跌之妙。如李營丘畫樹。必無一寸直枝直幹。而干霄拔地之勢益奇。慶曆以後。講截搭題法。皆從此得宗。然不能尋其自然流轉一氣無迹之妙矣。

鄭人便筆節文云云國有排場。有事實。有言語。此題中之堆垛也。有真情。有駁辨。有比例。有判斷。此題外之堆垛也。先案後斷。則敘處呆板。夾案夾斷。則忙亂支離。此却將題中題外堆垛。以一鑑鎔鑄而出之。或插入敘記中。或提出語句外。或增補閒情。或簡省文法。可長可短。忽整忽斜。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敘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略。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界頗易。此所謂化工手也。惟荆川得其奧耳。組織記事問答。忽在語外。忽入語中。有形無迹。用筆入神。此精於史記者。非時文挨講之所有。

五羊之皮句文云云國杜子美詩最多拙朴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鏤人情。正於拙朴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曰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

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其譏當時名家。消磨剝裂於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刹國人驟聞華音。不省爲何說。其唾罵如此。正有得於少陵宗旨耳。此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真爛漫。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修飾字畫爲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斯可受樂兩字節文云云。隨手布置縱橫由我。妙合自然。令入其莽莽。不知所歸。乍覽之似拙鈍。似疎漫。其間經營細巧。神針暗線。錯綜洄伏。皆藏於拙鈍疎漫之中。評者遂以爲文勢不聯貫。幾乎笑殺荆川也。

孔子之仕至末文云云。隨手布置縱橫由我。妙合自然。令入其中者。如武侯江邊亂石。迷離不辨所之。此等力量。荆川實自向

班馬密室內得其寶鏡三昧來。只看他中間六段渾藏隊伍首尾。此班馬章法鋪演之妙也。一結開波獨見情蘊。含蓄掩映。此論贊寄託之妙也。寫孔子行道句句發明。孟子受餽却不曾夾插。此傳志用意之妙也。後人不解古人作法。不但不能爲。并且不能讀。輒敢評爲順衍成文。不得其筋節所在。豈非村頭陀妄訶法王。曠劫當墮阿鼻者耶。

雙峰龜天。中間石梁懸渡。清秋望嶽。無纖毫雲霧虧蔽。居人以爲本體如常。觀者得見真形。遂成奇絕。要知此等文。不是古人不會調弄花手。夾插辨才。正以還他本色。不言而喻爲高耳。

不持寸鐵。借刀殺人。趁空打劫。不煩言而意徹。此白描活遞之法。卽禪家縱奪機鋒。正在回互得之。

雜揉潑瀝。自具錦機。烹鎔煅錘。自開丹竈。還題位之自然。造吾文。

之奇特。乃知呆講揆演者入死窟。凌駕跋扈者落魔軍也。

開合轉側。起沒斷續。逐步變換。意境屈曲。無一節馳騁寬衍。而其氣直達。其勢雄勁。蓋必變換屈曲而後成其直達雄勁之奇。此古人之秘密藏也。歐曾以後。於荆川見之。學者熟玩。自得其妙。馬君常謂直還本題。略加翻跌。便極變化。今人無此識力。不可下此手。然不可不知先輩有此法門。其說已極庸陋。或又改之云。不可藉口先輩有此法門。則直禁人作本色妙文矣。不知此正是先輩正宗。初非別傳異體。何不可下手之有。吾正苦人不肯藉口此法門耳。要之此曹看來。原是馬腫背也。

荆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學者正宜參之。

道理真。則不消賣弄。道理熟。則不待安排。

一氣旁薄直達而屈拗蟠旋無一筆直下節節相生相顧或偶或單若有股法若不論股法其中紀律精嚴又復游行自在神通至此直不可方物矣。

時下謂經無可用處聞之不禁啞然公自不會用耳如詩經誰不讀來乃竟廢爲無用真枉此一讀也然今人讀詩者又有穿鑿翻案之患則其罪又重於不能用季本極無知妄作或謂荆川受其說此誣也荆川與季書云願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其教正之至矣

呂子評語餘編卷一終